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梅村集卷二十三

詳校官内閣中書臣陸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張虎拜

謄録監生臣安守樂

梅村集卷二十二

國子監祭酒吴偉業撰

序二

何季穆文集序

虞山何季穆天下博聞辨智之士也讀書負奇氣以文章忠節自豪嘗挾其冊走京師欲有所建白會逆璫用事應山楊忠烈公特疏擊之李穆引義慷慨賛成其決

已而楊公遇害李穆憂時感世發病嘔血曰吾之生則不如其死也死二十年其子壁以能詩聞乃迺收父平生所為詩古文詞而編輯之得十餘卷余讀之太息曰嗟乎古之為士者非公車特徵則辟府交辟次亦屈志州郡耳其有淹頓牢落沒世而無聞者葢亦少矣當東漢之季閹寺之禍可謂最烈然而岑晊張儉之徒不過以東部督郵南陽功曹收案中官子弟考竟殺之而太學諸生提斧鑕伏闕下請斬十常侍以謝百姓雖蹤此得

罪吏滅其所發舒已足垂名竹帛今以季穆之才豈出黨錮諸賢下哉國家不行辟召諸生勿通章表故雖以有為之畧敢言之氣而屈折勿效僅以托之於文詞此可為痛惜者也予嘗惟國家當神宗皇帝時天下平治而士大夫風習不能比隆往古者良由朝廷以科目限天下士士亦比比焉束縛於所為應世之時文以吾耳目所聞見如吳中邵茂齋徐汝廉鄭閑孟三君子皆號為通人儒者而白首一經穿穴書傳於朝政得失賢奸

進退之故則不聞有所論述故其不遇以死也姓氏將泯滅而勿傳當是之時有不好經生章句而談國是人才邊情水利鑿然欲見諸施行者獨有一何季穆耳然且才力無所展議論無所用即其後人所欲鋪揚而稱述之者今止其書在書之傳不傳亦未可知也葢季穆殁後十餘年天子慨然有意於巖穴之士而士亦危言深論激揚名聲故有匹夫上書詆訶禁近處士抗論裁覈公卿浸尋乎東漢矣其有所匡救十不得二三而朝

貴側目大考鉤黨終至國禍隨之若使季穆不死忠言異謀必大有益於時而其文章論著足以軼往昔而示來世斷不止於此也而竟不幸蚤死詩有之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季穆之謂夫

黄陶庵文集序

黄陶庵先生死忠之五年其門人陸翼王收其遺文得所論著百餘篇屬予為之序嗚呼陶庵之文止於此而已乎當其城陷引决投筆絶命扼吭而死翼王訪求搜

購於流離煨燼之中遺編斷簡什不一存此可為流涕嘆息者也陶庵深沉好書於學無所不窺居常獨坐一室不交當世遝固以下諸史朱黄鉤貫畧皆上口其於考據得失訓詁異同在諸儒不能通其條要陶庵頓五指而數之首尾通涉銖兩歷然雖起古人面與之讐問莫能難也其為人清剛簡貴言規行矩蚤有得於濂雒之傳嘗謂人曰吾比來為文初無所長然皆折衷大道稱心而立言質之於古驗之於今其不合於理者亦巳

少矣此其一生讀書之大略也當先皇帝初年海内方鄉古學一二通人儒者將以表章六經修明先王之道為務乃曲學詭行則又起而乘之依光揚聲互相題拂剽取一切堅僻之辭以欺當時而誤流俗論者不察乃比其始事者同類而訾之噫亦不思之甚矣世之降也先王之教化既熄法度既亡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紕繆雜揉蟠戾於天下雖有高世之君子欲整齊而分別之其道無由惟夫忠孝大節皆出於醇正博洽之儒

其似是而非者不一見焉然後天下後世瞭然知異學之當誅而大雅之可尚以觀我陶庵非其人耶陶庵為諸生二十年與其弟偉恭其徒侯幾道雲俱晝夜講性命之學晚而後遇不肯就官城破之日師友兄弟同日併命今其書雖不全使讀之者慨然想見其為人益足以徵於今而信於後無疑矣翼王以五年之力掇輯散亡其功於斯道不細固不專為陶庵已也吾故表而出之俾後之人知所習焉

田髯淵詩序

余初識孝廉田子髯淵於京師時南士之從計者甚衆田子才辨踸識有以絶出於流輩讀書穿穴經傳落筆為詩歌古文袞袞不能自休與人交好傾身為之盡窮達盛衰誓不得而移也試南宮既不第有勸之歸者田子曰居鄉里抑鬱無所得姑留邸中一交天下長者於是宛平王公柏鄉魏公合肥龔公真定梁公以大臣折節好士名天下田子與之遊用詩文學藝相切劘一時

三四公之門無出田子右者

天子扳才俊給筆札於中書由布衣諸生為起授人皆曰田子宜在選中禮部依故典策名者再用詔書舉行者一主者思收知名士以重格令從闒𦠆揣摩捫索以庶幾得田子為喜不能識田子為愧然自余歸里十年屈指耳目所見其才與地出田子下遠甚又無此三四公者為之知乃先後躡清塗掇上第者踵相接田子獨寥落不得一官此孰為之而孰止之耶家在浙東扁舟

觸風濤而過我中夜置酒高談無幾微不豫之色發其囊出詩文數百篇才氣坌涌詞色敷腴若蒸雲霞而戛金石余因以知田子於世故物變皆以磨鍊其所長而識詣益至雖淹蹇不合而疏通豁達之氣未嘗少挫一以發之於文章自如也嗟乎交道之難久矣當余初識田子固已在賓客旣衰之後比歸卧海濱雖親知故舊棄我如遺跡而田子獨有過於曩時余不知何以得之於田子然觀其雅志期待不肯自同噍人所以取重於

三四大君子者端在於此余欲概以望之悠悠之徒不亦過乎田子之别也謀僦屋就余尋朝夕過從之樂追溯平生所與游者魏公蹶政地握代權王公以公孤居府父子顯重龔公梁公名位在股肱心膂之間天下士經其題拂者望塵弗及天或者留田子而使之窮以慰余於荒江寂寞之畔未可知也然余觀田子之才之識非久屈抑者則余又安得而與之居歟聊記其語言往還足徵知交之厚而已田子名茂遇號淵其字松江之

華亭人

宋尚木抱真堂詩序

吾友雲間宋子尚木刻其抱真堂詩成君方宦嶺表郵書數千里問序於余余讀而嘆曰君子之於詩也知其人論其世固已緐之性情考其為學而後論詩之道乃全夫尚木之稱詩四十年矣祊與大宗伯宛平王公同繼起為同里大樽諸子所推重宛平之言曰尚木以膏梁少年匹馬入京師從有司之舉時椓人竊國柄君貴

酒悲歌燕市中骯髒抱塞一發之於詩大樽之言曰尚
木蚤歲好為芳華綺麗之辭一變而感慨激楚再變而
和平深婉歸之於忠愛又曰尚木為學最蚤取裁亦最
正自吾論詩諸子多悔其少作壬申以前惟尚木之詩
為可存噫嘻合兩君子之言可以論尚木之人與其世
矣自文社起同志者負其才氣雄視海內君之格律日
進不肯以毫末讓古人顧天性夷澹雅不欲標榜自喜
同郡陳徵君仲醇緣持論不合受後進所擊排君用大

體獨擁護老成議者乃止宋氏既右姓兄弟多讀書知名一門之内魚魚雅雅望而知為溫柔敦厚之風此則君所以為性情也君累不得志於計偕凡六上始放不幸遂遭末造憂生傷亂踰十年始出既已簪筆侍從又不獲已從事於戎馬鉦鼓之間主者差其勞勩奏授一郡崎嶇嶺海煙焫其遺民刻廉自苦七年不得調當君之未出也嘗欲倣高氏品彚定先朝一代之作為正聲為大家續亡友之志以折衷正始�不以兵火少自假

易及乎守劇郡處蠻徼故人之流離其土者收恤殷勤死喪葡匐雞鳴風雨未嘗旦夕有忘於懷此則君之所以為學也嗟乎大樽諸子已矣即宋氏之以詩鳴者隱莫如子建達莫如直方乃相繼凋謝君獨以其身為才人為宿素為廉吏為勞臣合前後篇什自非歲月之深閱歷之久不足以詣此百世而下論次雲間之詩者或開其先或壯於後蒸之者其在君乎往者余有書與君論詩期進於古之作者心壯志得不自知其難也比歲

以來窮愁憂患足以磨折其志氣自念平生操觚不至於觝滯今每申一紙但馬心悸若將為時世之所指摘往往輟翰弗為君之去我也遠其郵書及之若將謂可與言詩也詎知其遇之窮而才之退哉雖然自君居嶺表余嘗往還雲間追數舊遊俯仰俱為陳迹然則江鄉百里之間固當以君為詩老其知而序之者亦無過於余而余又安能已於一言不附名於末簡也因君之請歷舉其讀書取友居身服官雖不足以盡君之詩及君

所以為詩者於是乎出序以歸之且為世之讀君詩者
告焉

太倉十子詩序

吾州固崑山分也當至正之季顧仲瑛築玉山草堂招
諸名士以倡和而熊夢祥盧昭秦約文質袁華十數君
子所居在雅村鶴市之間考之定為吾州人蓋其時法
令稀簡民人寛樂城南為海漕市舶之所帆檣燈火歌
舞之音不絕蝦鬚三尺海人七寸至以形諸篇什居人

慕江南四大姓之風治館舍庀酒食楊廉夫張伯雨之徒自遠而至嗚呼抑何其盛也淮張之難城毀於兵休息生養百五十載張滄洲始以詩才重館閣與李茶陵相亞而早死則弗以其名傳桑民懌徐昌國家本穿山與鳳里名成之後徙而去之則弗以其地傳故至於瑯琊太原兩王公而後大兩王既没雅道澌滅吾黨出相率通經學古為高然或不屑屑於聲律又二十年十子者乃以所為詩問海内然則詩道之興豈不甚難矣哉

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士君子居其地讀其書未有不原本前賢以為損益者也輓近詩家好推一二人以為職志靡天下以從之而不深惟源流之得失有識慨然思拯其獘乃訾謷排擊盡以加往昔之作者而竪儒小生一言偶合得躐而躋於其上則又何以稱焉即以瑯琊王公之集觀之其盛年用意之作瓌詞雄響既芟抹之殆盡而晚歲憒然自放之言顧表而出之以為有合於道詘申顛倒取快異聞斯可以謂之篤論乎今此

十人者自子俶以下皆與雲間西泠諸子上下其可否端士惟夏兄弟則為兩王子孫乃此詩晚而後出雅不欲標榜先達附麗同人沾沾焉以趨一世之風習書曰詩言志使十子者不矜同不尚異各言其志之所存詩有不進焉者乎吾不知世之稱詩者其有當於余言否也亦聊與十子交勉之而已矣十子為周肇子俶王揆端士許旭九日黄與堅庭表王撰異公王昊惟夏王抃懌民王曜升次谷顧湄伊人王攄虹友序之者梅村吳

偉業也

嚴修人宜雅堂集序

余友吳與嚴子修人由進士需次里居肆力於古文辭得詩賦序傳若干首名曰宜雅堂集屬偉業序之吳與之族嚴氏為大自余與旣方父子定交二十五年今就思以科名重館閣修人則出自永樂中名御史之後祖充涵公恤刑豫中所全活千人二子皆成進士子孫蟬聯不絕修人之從兄孝廉蔚宗隱居著述兄弟間講肄

服習以相勉修人深沉好書自六經以下嚅嚌捜討尤潛心於八家之作得其疾徐抗墜罔不中節不數年而所學大就今之學八家者振而矜之挾其繩墨以訾謷一世修人獨褆躬簡靜凝然自遠忘其名地之高年力之富而歙然若有所不足雖以余之衰老猶諄懇索其一言余乃不辭而為之序曰吾嘗觀乎道術醇駮人才盛衰之故慨然於古制之不作然古之制有復行於今者亦有不行於今而其意適與之相合士君子生於斯

時亦遵其制以法其意而已請得而論之昔者孔子既
没異端繁興西漢二三醇儒始號爲黜百家尊經術而
唐之貞元宋之嘉祐作者又起而力扶其衰敝浸尋乎
元季明初諸儒講求條貫於六藝之微言先民之要指
亦既彰切著明矣迺三百年來不免汨没於帖括之時
文夫帖括者摘裂經傳破碎道術朱考亭氏早慮然憂
之雖其中非無卓然名家而超軼絶羣之才撥去其筌
蹄不害於所爲古學然敝一世以趨之而人才之磨耗

固已多矣

國家興制改令大復乎漢唐之舊而有司之奉行不精

體裁之沿襲未化顧亦足以破往時攣曲支離之見而

學者之聰明材辨無所復用將一出之於古文於是數

年之間操觚立言者相望競起豈非化民成材已然之

明驗耶所謂古之制復行於今者此也聞之學於古訓

乃可服官鄭公孫僑之言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入

學葢先王所以教育人材具漸次如此後代以科目取

士於治術大半無所考究迺驟而予之一官其才者簿領案牘工俗吏之所為次者干利禄以自進有貴至公卿懵不知古今者幾何而不速官謗也今者銓選之格雜而多端從進士起家者率久之不得註授以彼耳目之高廣心志之寬閒而又加之以歲月非特用著述自娯已也盱衡乎政事得失民生利病以發為文章蓊不離乎數卷之書而臨民出政道在是矣然後知壅滞阻抑之中寓長養成就之法所謂古之制不行於今其意

適與之合者此也夫以修人之才與學固非因乎其時養之既久而後有所自見然需次里居者亦已十年余反復於其論著如恨豪猾吏之盤互膠結賢有司輒反為所中而戚令格於不行又以農人困苦而商民富貴推漢武之重本抑末均輸鹽鐵摧家强贍國用而田賦不加於民此二者皆救時篤論修人從十年之中講求其是非参驗其治否然則舉而措之達於從政豈不裕哉余家居欝鬱無所得是行也將以求友而獲交於修

人吳興山水之氣靈秀磅礴非修人不能有以當也余老矣頀落無所成名庶幾遺經絕學賴斯人以不墮故既論次修人之文折衷於古人尤舉其為學之方明體達用可裨於當世者告焉天下定有知之者而非余之言足以重修人也是為序

鄒黎眉詩序

予與梁谿鄒子介同舉省闈者將四十年子介之次子于度及其孫黎眉先後從予遊葢予之交於鄒氏者三

世矣于度大廷奏名第一天乃豈其遇而畜之年予以暇日過惠山則黎眉所學大進天才雋逸深肆力於詩古文詞間出其餘技筆墨渲染無不造詣至極其志氣超邁論辨英偉有絶出於流輩者予初歎子介之不及見其子成進士繼又於京師哭于度私心傷之今乃知舊門長徳源遠流長其於湖山清淑之氣停毓而盤礴子介于度所不能盡者將悉以發之黎眉無疑也有黄子夏生者為黎眉友才相亞而窮困過之黄子一日造

予而言曰鄒子將辦裝入太學行有日矣先生不可以無辭予曰昔宋呂文穆公繇對策首選受知太宗晚進其姪夷簡遂相繼柄用今以于度為世祖所拔擢誠使積年資躋通顯黎眉於其時用近臣子弟身至京師進平生所為文其遭逢必有大過人者今乃從白衣諸生蹇驢襆被以折旋於博士之前士之遇合大小遲速豈非以其數耶雖然太學者教化之原人材所自出也嘗試推鄒氏之先不有騁辨而談天雕

龍者乎上書而連類比物者乎當周衰學廢漢興文景之世未遑有所興起士生其間不能遜志鼓篋以從事於詩書之業各逞私欲希尊寵於當世故有迂怪不經游譚無實盛自稱許於碣石稷下梁苑吹臺之間如三四子者雖各有所長而風習固已衰矣

國家遵行先王之制舉天下之士一志同方畢歸之於學我東南之人爭自濯磨者甚衆祇以伏處江介援引勸誘之不力廢格衰沮不能自達於通都其上者巖穴

著書次者客授管記漸流為唐季之餘習識者憂之求其具車馬登橋門奮然欲自進於天子之科目如黎眉者百未一二數也嗟乎人材消長之故可勝道哉夫鄒子之所善莫過於黄子然黄子一再試於有司輙有摧幢息機之意京師賢公卿大夫見黎眉之才亦慨然於南士之不鳴不躍者乎亟思所以收之其必有道矣是為序

翁季霖詩序

余讀歐陽公集古録序其言物嘗聚於所好而得於有力之彊自謂好之已篤力雖未足猶勉致之以余觀公之所好如盤盂金石篆籕分隸諸書亦重其丈焉而已後有繼者如趙明誠倪元鎮之流其所訪求捜購爲有力之彊且十倍焉然皆取其跽不徒以其文視公之所好相去稍有間矣天下士大夫乃亟稱之良以後生去古既遠庶幾覩其物知其用俾觀者得所考雖目之好古而文可也余嘗訪友莫釐峰旁過翁氏之廬見其堂

廡深靚夾窓助明雷尊雌鼎屏籖縹帙以為之陳雕茵髹几文竹巽石以為之飾問其家曰先人之所遺也沒十餘年矣琴策在前罍洗居右部分而不亂無纖翳焉噫是其聚之可謂有力之彊者矣然非其子孫好文不能守之完且美也其中子季霖出所為詩一卷讀之琅琅然鏗金而戛玉夫生於湖山鉅麗之區能守先業讀父書以諷詠為樂若季霖者所得不既多乎吾聞翁氏之先以化遷起家其後改為任俠擊鐘連騎角狗馬之

足與雞鞠之會以大耗其資而季霖之先人慕奇嗜癖獨以之稱風流傳來裔歐公有言象犀金玉其能果不散乎趙明誠倪元鎮即其身遭逢喪亂蕩為雲烟後世猶美其標韻而况於翁氏若考作室維塗曁茨匪徒永保而弗失又重以風雅之道為之後先輝映也夫詩以流連光景陶泳性情與好古博物其道為相近季霖列玩左右望若神仙摩挲前人之手澤而詠歌擊節得是編於高山流水之間吾知其詩有進而未覩其止也乃

取而著之於篇

沈伊在詩序

畀時吾友邵僧彌好為人言吳中先賢軼事曰石田沈先生之隱相城也有郡守召之圖其樹塞門一郡驚詫此當呼庸工奈何以辱沈先生先生顧不肯祈免亟囊筆往圖畢辭歸而守不知也吳文定公匏菴於先生為布衣交官宗伯居京師郡守緣輯瑞入公首迎問先生起居守愕眙不能應退訪之則向者囊筆生也歸而惶

恐執贄謝先生已踰垣遁矣僧彌善書畫能詩性耿介

耻干謁為余叙述先賢往䟦不徃見之義庶幾於其身

親見之又自以與余善竊用石田自許而取丈定望余

乃不幸僧彌早世而余頽然放廢以老惟追憶亡友之

言為愀愴而已今年秋避客獅林寺中金昌沈生仍在

持所作詩若畫來見生頎而秀精警有機辯一時傾其

坐人畫學趙承旨布景設色超詣獨絶詩亦沉練有法

度問之則固石田孫也自來儒雅詩與丹青為兩家惟

石田之畫擅名當代而一時鉅公推挹其詩以為舒寫性情牢籠物態彷彿少陵香山之間今伊在親其子孫閱數世踰百年一旦起而修明祖業其詩若畫深造而日新者家法具在又何俟乎他求哉雖然余以伊在之學先生者不專在詩畫而在其為人甞試取往事比類觀之今之有司視文人才士如鴻毛世無吳文定即使若文定者復出曽不足介其一言以為輕重而今之為士者於郡縣必先謁謁而任奔走之役有百倍於繪事

者又何有於不知而後謝謝而拂衣去之也然則伊在之學先生者亦貴乎自重已耳世運而往自石田逮乎僧彌之時不知其幾變然其時風流文采猶為當世所矜式乃撫今追昔者已慨然前賢之不可作而況於今日乎余少與僧彌用詩文畫相砥礪顧念逝者已矣老而才退於所學無所成名見伊在之年少而才取三十年前所聞於故友者告之非圖勗勉同志良以自感也是為序

蘇小眉山水音序

同里江位初歸自京師取其友蘇君小眉所為山水音一卷示余曰小眉南贛中丞公之長子也中丞忠勤庶惠有大功德於南土之人小眉以名公子世其禄位有弟曰次山既得畿輔一州報最聞矣君負盛名有經世之志欲以科第自顯優游未仕用載籍自娛好結交天下雄駿抱膝吟咏被服如儒生年未三十同輩中已驚為晚達君天性恬澹視人世裘馬玩好歌舞射獵之娛

不以屑也與人言盱衡古今考驗得失負意氣狥然諾遇有所合雖揮斥千金無所吝今其詩具在嘗試取而讀之有振衣千仞俯視塵壒之想故其詩豁然而高淵然而深有探幽抉冥刻鏤真宰之心故其詩銳者屑成涓者澄澈有吞吐萬象壯偉不測之觀故其詩嶽嶔峩叢懸出而奔流舉章門貢水巫閭碣石之奇而盡攬之此小眉所有得於山水以名其編者也願先生一言序之余曰漢有天下至建元太初之間黜百家排孔子而

儒術乃興其作五言以繼三百篇之風者興屬國實為之倡則詩固蘇氏所自出也自此以後綽之有威環之有顯明允之有軾轍皆以父子再世弗替訖乎近禩有蘇平仲者與宋景濂同史局能文章每一代之興其家必出異才以垂聲聞而典著作念生之後詎可謂無其人哉自古公侯之子孫涵濡教澤敦詩習禮為天下先而後遐陬蓬蔚之儒始得奮其智能以鳴躍乎當世嗟乎以江生之才苟不遊通都遇知已則抱其殘經抑没

於泥塗之中固已多矣然則以小眉之人與其地肎有用之資處方剛之年讀書取友覃心經術以為世家表率

國家典章文物比隆往古庶幾得博物閎雅之君子立乎交戟之内俾闒者有所興起焉其在斯人乎其在斯人乎余老矣不獲偕蘇君游從位衲之請書以貽之其當以余言為何如也

傅錦泉文集序

溫陵傅錦泉先生遭有明全盛於嘉靖二十九年舉禮部第一廷對抗直指切權要分宜相覽而惡之尋遣人招致出門下拒不可以此不得入史館除儀制司主事轉光禄丞改吏部稽勲郎與其長議不合拂衣歸築室巖山之側灌園著書年八十有六而卒先生於易為專家自辛卯登賢書庚戌始第進士沉酣於六藝百家之言者二十年制科之文盛為海內所傳誦平生所作序記碑銘若干卷古風近體諸詩若干首先生殁後四載

同郡鏡山何公序而行之傅氏溫陵大族子孫相繼仕宦以數十今松江通守石漪君其從孫也自先生通籍之年數之甲子一再週矣家藏遺集往往散軼弗全通守之尊人捜羅放失刻之閩中通守又刻之吳下而屬偉紫序簡端偉紫讀而嘆曰先生之學殆用晦者也自其礽治制舉義根據經術不背纖靡以投時好累罷春官垂老始遇即以樸直失權貴人指等輩皆顯任而先生浮沉自如進不為利退不為名終身寥落而未嘗有

一言不平以自詡復用雖其垂世不朽之文亦既窮年矻矻深沉有得矣同時以古文擅聲譽主壇墠者為其鄉人先生落落其間不欲有所標榜也吾聞之古君子之善易者識進退得喪之道藏蹈斂德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若先生者其庶幾乎余論次前朝當肅皇在御凡先後首南宮者十有五人僅表文榮王文肅兩公至宰相次有尚書華亭陸文定侍郎海虞瞿文懿巡撫則昆陵唐應德平涼趙景仁太僕則樂安李懋欽此七公者

最著應德以古文名其家饒經世大畧後追謚襄文無論度越趙李自相國以下莫及也文定文懿用上第為天子之近臣景仁亦由庶常出補惟唐李初授部主事視傅先生差相類先生與李終不得任禁林應德景仁從諸曹郎召入為宮寮忤永嘉意因請朝東宮偕吉水羅達夫三人者同罷達夫終其身不出唐趙後由知兵用而唐遂勤其事以身殉肅皇好以操切任柄臣永嘉貴溪分宜三相輙假喜怒以排擯天下之賢士如達夫

諸公是也獨應德晚年超授人謂其爲分宜所知嗟乎彼苟貪富貴何不少年循資拱默以取公卿乃末路艱難沒身王事論者猶謂紓意時宰從而訾謷之過矣雖然襄文之學於地理扼塞兵機成敗無所不通雅自負經濟謂有用於世世遂得而羈縻之若傅先生者其才固不足以及襄文今就斯集讀之言皆歸於道德以躬行爲本視世事粥粥然不欲顯短長之效即其齟齬分宜者非徵諸家乘後人之所稱述則亦無所表白此其

用意深矣士君子當出處之間潛鱗戢翼圖之不蚤讀公集者未嘗不喟焉三歎也何鏡山之序公也曰公灌園巖野離支龍目來禽青李皆身植而手蒔之日與兄弟四五人追隨遊賞世既棄公公亦果於去世竟以終其天年嗚呼何公此言所以見太平全盛士君子隱居讀書談道之樂而未免悵然於公之不遇也由今觀之如先生者何可得哉何可得哉

傅石㵎詩序

余蚤歲受知於温陵周芮公先生先生以吏部郎典選相國東崖黄公時在左坊兩公若同里同籍有詩名余由及門後進唱酬切劘於其間者四五年而後别去比亂離分隔余為詩以郵寄先生於閩中先生偕相國和之海内追數其交游而相與為傳誦故温陵之詩余平生之所習也南安傅公石𡺳以副二千石涖治雲間為政之餘揚扢風雅既捜葺其先集俾余序之矣再手裒所著詩若干首屬其友趙雙白魏惟度請余言弁簡端

夫南安溫陵屬縣也傅氏為其邑望姓自其祖錦泉先
生舉禮部第一著書名家百餘年來子孫之發聞者以
十數石漪原本家學好與郡之先達者遊其為詩也於
體製風格既講求漸漬之有素又能標舉緼藉剪刻深
至以自攄性情之所獨得當其自閩而出也過吳會涉
大江縱觀乎泰岱黄河之大京闕宮觀之盛其紀行也
有作其述志也有感而後以職事來雲間雲間者湖山
之與區騷人雅士所奉為壇墠者也君至而日與薦紳

大夫流連於觴酒文詠治郡齋以延名俊出俸錢以資
宴遊四方無不傾慕其風流而推挹其雅尚所稱綠綺
堂集者是巳君廳事之西為屋數楹每退食有暇彈琴
讀書於其中而顏之曰綠綺夫琴者取其導堙宣鬱致
化理於和平此循吏所以阜民庶而詩家所以叶神人
也君之撫絃動指至於文王箕子之操得無有慨然太
息如見其人者乎當温陵全盛之時兩相同日拜命東
崖之晚年失志感時悲咤寄之於詩歌者為多吾師史

部公近者道出吳門追話四十年停驂問政之所師弟登高憑弔未嘗不汍瀾流涕也雙白惟度過我草堂屈指雲間一二君子與時仕宦閩浙江山吟眺賔從聲華今已不可復問矣君之增奇踵勝亟亟於是編之成庶幾流風餘韻綿延而不絶也噫嘻豈不重哉

聖恩剖石和尚語録序

聖恩語録剖石大和尚所著其嗣法弟子黄龍朗梓而行焉者也當三峯舉揚臨濟宗旨剖公與黄龍並出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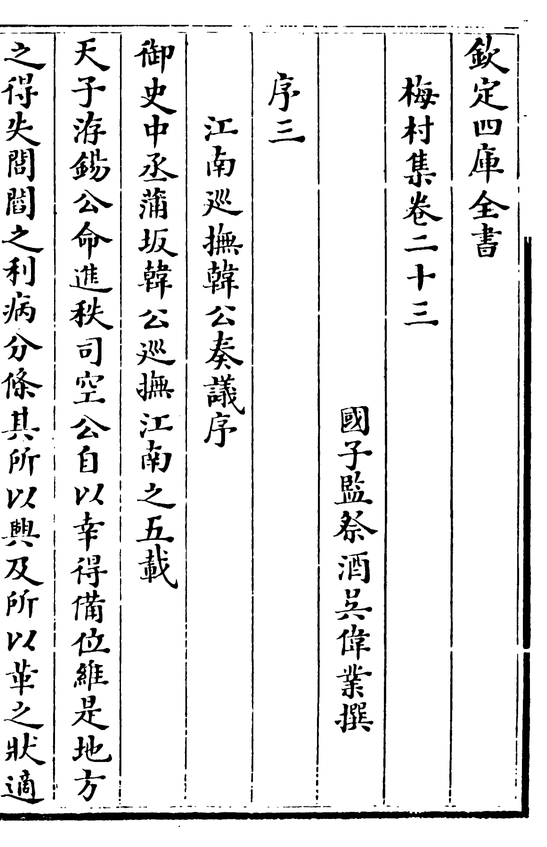
位下其後黃龍走之章門廬岳顛崖絶巘之中而剖公補其師故處修祖庭以化導我吳人者三十年此三十年間諸方信佛之流傳者不知幾何人而趺坐說法之書亦既溢名山而遍都市矣聖恩剖公黑白無不瞻仰所謂精進光明幢也而語錄至今日始出盋和尚以真實了義扶植吾宗不欲尋文覓句與世之名聞利養者同其演唱逮黃龍以故人還故山受記莂以去力請之方許行世顧猶刪而存之僅得四卷是編也所謂最後

出而尊貴者皦偉業嘗從而問道者也遂不辭為之序曰昔馬祖首以棒喝接人至臨濟而豎三玄三要宋洪覺範乃標舉以立綱宗是豈謂棒喝之不足而以玄要為門庭哉蓋自衣止不傳之後法派不得不分法派分則付囑不得不廣從上諸祖懼夫世之一知半解者藉口於單提直入顢頇儱侗無以考驗其淺深得失故設為權實照用料簡回互以策勵而勘辨之此所謂宗旨也以余所見當三峰之時海內知傳法為不易其從遊

者皆人材英特語機迅利而猶盡力鉗鎚未肯輕相印可今之豎拂拈鎚者在在有之可謂盛矣吾不知明眼人辨驗其所開法於玄要賓主竟何如也夫風習所不能止者當折之以所服三峰之門推聖恩南岳靈隱爲三大老非復淺學初機所可幾及今以法印相承之耆宿其操持修謐爲最久而此書之出也若是其慎重然則有朝夕承而暮撰述者能無瞿然其自失乎或曰黄龍之在法昌也嘗坐禪山窟中虎飲於巖泉不爲動大

蛇上下其肩背而鼻觀自如此其力量有過人者和尚退然不出户牖俾稱弟子而折輩行彼蓋以道故屈也其書具在吾又烏以知之

梅村集卷二十二



梅村集卷二十三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序三

江南巡撫韓公奏議序

御史中丞蒲坂韓公巡撫江南之五載

天子㳺錫公命進秩司空公自以幸得備位維是地方之得失閭閻之利病分條其所以興及所以革之狀適

當宁幸聽其言得奉行弗墜以少追於闕失其副封與草藁具在手自裒輯得若干卷授其部民吳偉業序之偉業讀而嘆曰

上之加勞公與公之盡心厥職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昔我

世祖章皇帝聽覽之暇命儒臣采經摭傳以撰集羣書無亦以後之人制度文為鑒於前王之成訓罔或遺漏故不厭其多聞博物而義類之宏深也若奏對之體貴

乎指事造實以通變而適用其理覈其文顯一切傅會
緐曲之辭屏使弗進偉業每南苑夜直見諸公坐而假
寐漏下三十刻中書猶捧督撫所上章奏以參訂國書
有微文之疑互則爲之執筆彷徨看詳久而後定然則
有事於敷陳者可不慎哉詩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書曰
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當韓公之在京師宿衛忠
正曉習文法佐太宰以贊邦治周官所云大事則從其
長小事則專達其公之謂歟

天子踞其能擢自帷幄出典畿輔三命作牧四方具瞻公涖政浹旬固已赫然改觀矣亡何有還擢江南之命先是江南山越未平萑苻數起閩海巨寇闌入内地以詿誤吏民當事者亦爨紛馳告變收捕之章又數從中下公至之日氛祲消而姦宄息不動聲色用拊循彈壓以為政向之所謂告急之書窮考之案則皆無之顧以東南區區一隅賦税居天下之半秦楚滇黔閩粤之餉檄使旁午奔命弗遑吳民户賦而口歛鄉部書都鄙之

版椽史掌邦國之貳調發出納千條萬端郡邑守相日有要月有成趨辦不及即鐫誚隨之發代者拜除如流罷免者覊管不去雖有考課之法亦不得而施公能無焦心極慮以求當世之長䇿耶昔有宋安撫大臣設上佐以勾管機宜文字主者執凡治要而已今者職事巨細旬朔動以員聞具間

詔條赦令計簿獄詞所當鉤稽而出入者節目繁夥不可億算惟公通達政體能周知乎輕重贏縮之數而操

綱紀以御之如游𣳚如治絲如燭炤而觿解故有所建白區處詳當體例精密深嚴之地朝拜夕可所司莫得而駁難焉論者以此重其才服其略他人為之弗能及也已竊惟古來奏疏莫善於鼂賈亦嘗建積粟鑄錢韓范歐陽本經術大儒在西夏河北所進劉子首以理財足國為務夫論事人主之前先使之知經制出入充然其有餘則仁義道徳之言始可得而進自古然矣方今西北之土未盡墾山澤之産未盡出商賈并兼之利未

盡講求以歸縣官舉天下之費畢出之於農故軍興孔亟水旱災荒則上與下焦然其並困我公以肺腑居重任憂公如家權時制宜用其徵發期會以仰副度支之急若夫定經賦寬民力為根本以兼為東南此萬世之謀不易之論未始不端言之也漢神爵之治尚綜覈而致其隆於三代唐貞觀之政行仁義而收其效於富强聖主賢臣諮諏要道或課名實或布寬仁一張一弛同條共貫非已事之極驗耶

世祖所以大修吏治務合經意者蓋蕪之也

今天子寅恭祇畏廣詢博諮尤閔念我東南之民以訪求疾苦其久任公者將盡行公之言而公之言有非一時所能盡處腹心密勿之地入則造膝留身出則皂囊封上嘉謀嘉猷從容陳請必期實有所裨益此豈疏逖小臣芻蕘獻替者可得而比然則其嘉惠吳民雖古大臣之用心無以過之矣彼於文墨治辦之間謂公功著職修服其才而重其略不知此特庶務之可見若耳又

烏足以窺公之大哉謹序

江海膚功詩序

古者克敵必示子孫故於人臣之有功者旂常以記之鐘鼎以銘之簡册丹青以載之鼓籥笙簧以歌之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商周以前尚矣降此則輔氏之鐘䰟顆所以獲杜回也邢國之鼎禮至所以掖國子也燕然北征竇車騎所以登山刻石也冀州安居皇甫義真所以定亂作歌也上之人載在盟府弦

之樂宫圖其勞於不朽為臣者則又受彛鼎而刻其辭用薦家廟傳後世永永矢報於勿忘嗚呼功名之際豈不盛哉今我西安梁公膺江寧一捷再造南土天子晉秩而寵異之且將定封焉吳之人以其憂兵閔亂賴公克底於寧也作歌詩數十章公曰吾之功既在史氏矣惟士大夫贈我以言重於琱戈𩨓𩮨不可以不記乃執首簡命偉業曰子為我序之公秦人也車鄰駟鐵小戎無衣之詩其音亢切而憤厲清笳急笛驟而歌

之介胄之士無不撫劍掔腕變色衝冠者此秦風之雄乎若夫三江五湖之間樓船羽蓋黃頭櫂歌非猶夫扶風壯士之聲情慷慨也石城烏棲江南之弄非猶夫隴頭水關山月之激昂三嘆也語曰歌詩必類斯豈其類哉予則以為不然公之在軍中通詩書習禮樂有輕裘緩帶投壺雅歌之風及其孤軍決戰雖以吳人之不武驅之赴利決命爭首視五陵六郡之豪不是過焉又何有於風土而謂南音寛柔嘽緩不足乎聽耶然則吳士

大夫之屬而和者用公之氣以講軍容而壯武節其辭皆發揚蹈厲請以奏之師中當古短簫鐃歌之曲可也公笑而頷曰善遂書之以為序

鹽運分司張森岳賑濟冊序

苟可以仁恩及物則智不必勤其官能不必舉其職推而行之罔或勿濟今夫鹽筴者利之所自出專以佐國而足用非曉然有益於民者也周禮掌邦之委積治年之豐凶於荒政纖悉具備而山澤之利則盡推以予民

其設之官者制其政令而已無所謂征榷以取之也自管子相齊以為海王之國即水煮鹽宜莞其權而盡歸之於上其說曰予之在君奪之在君使人長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後世遵而行之豪强并兼擅利孔而撓上法者害固以浸除而諸君吾子之所食無不量其釜升而為之設衡立準其法至為苛細鹽筴尚為有益於民否耶鹽筴誠有有益於民者國家水旱之不時什一之征常恐不足於用惟鹽為天地所藏取之無害足以

佐公家之急漢元封中置鹽官二十八郡齊居其六山東嘗大水民饑流人轉徙賑恤以億萬計然而外奉軍旅内供興作得以不匱則鹽筴為之饒也鹽筴為之饒於國家愛濟元元之意未嘗不陰為之助獨為是官者不能顯以養民其顯以養民如吾友張君森岳是已張君為青州鹽運分司青州者山東負海之地管子所謂渠展之鹽梁趙宋衛資以仰給者也為君計者鉤稽弊漏恤下惠商廣蓄積以備乏絕斯足以勤其官矣權時

緩急捜逋舉羨俾朝家以全力為農民不加賦而用自給斯足以舉其職矣乃有進於是者歲比不登民之流離不能自存者僵仆蒲道

朝廷方發帑金遣使者賑救畿以南而張君能先民之急捐貲為粥於路又下勸分之令募豪長者相假貸願輸者具以其名聞獎勵有方賦恤有法所全活最衆是可為難也已夫張君嘗治一道以牧民有稱於時矣此其事辦之有餘余以為難者方君以鹽筴為官能不拘

拘於職守救災眚施德惠知所本務管子賢人也相齊之功霸以九世而君之所見似為過之誠可書也於是乎言

海防魯公頌言序

吳郡瀕海之邑其民有事於供億而驛騷弗寧者非甚良牧莫能恤也芯上魯公由絲綸近臣出副二千石來涖吾吳以防海為其職嘗與余論海事而籌之曰夫海上之築城堡立墩臺所以駐屯兵也除道成梁陳芻置

頓則以備王人之銜命大帥之廵守惟恐賦歛之不時闕而為罪其於用民之力亦已極矣夫土功者王政之所不廢也吾誠以其時量工命日揣高卑度厚薄而為之則城可立臺可成而民不至於重困今之役賦丈之無方故其下未能授功而先為之擾乂民欲成之而兵欲毀之彼津亭土堠之不修者非玩也其戍守者利於其墮而頻為之興築也若之何勿禁也先王之制凡承王命為過賔者牢醴餼獻飲食之數各以班位而為之

等今庶具百物歲一賦之於民帷帟几席槽櫪碪莝事過則棄之而酒漿糗糒牲牢芻茭常以賔至之無時僃於無用為縣吏之所浸沒負販之細民徵索匈匈列肆晝閉既又計畝而定其徵是商與民交困也已語曰有優無匱吾誠先為之繕館舍庀器用而後令候人逆之於郊致館致餐拜而將幣官正奉符而閱其數胥徒執牘而書其物賔至如歸民用不擾若之何弗舉也余聞之嘆曰善哉言乎夫為政之道樽節愛養息事寧人非

狃一時之安而惰窳之也開敏彊毅興事就功亦非輕百姓之力而程督之也語曰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寧若魯公所言規為措置慮始經久民不知役而時噢咻之斯非體國之長謀而使民之佚道乎魯公之駐節出治在乎海虞虞巖邑也其山有飛泉夾澗之奇其材有丹楓翠樾之美其田野有畎渠塘灤秔稻蒲羸之饒人民好嬉游而不事作業美衣食而不知蓋藏因之以饑饉加之以誅求物力大詘水則浸以尚湖綰

江海之衝而設重戍游徼之騎旁午而押至艅艎之舟
邪許而畢集
朝廷簡文臣以勾會其資給而整齊其法制於職秩為
重公府初立庶事草創將吏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掾
史有出納竒贏徵令考校他若僚采之聮事賔客之過
從絡繹𢃄湊咸於是乎在苟非閈閎之髙堂皇之峻唐
陛屏樹審術辨方則上無以發教令治文書下無以充
揖讓洽笑語魯公有憂之且公之來也嘗諏於都人士

曰學校者為政之本也古者行師在泮獻馘行飲至之禮今海上桴鼓無警而戍邏之卒有矧收於孔子之宫者我備官而遽忘之耶乃即訓導沈君與謀以尊經閣傾圮日久不可莫之治也揆日戒徒畚揭既具翬革斯起易其黝黚煥以丹青聳宗瞿相顧聽奕奕而公治事之堂亦適會於成諸生入學鼓篋得游息講肄之所而海上突騎水犀諸軍負弩被甲而趨庭者見榱題輪奐有嚴有翼無大無小懽欣鼠藻凡此二役皆公於農事之

隙斥羡金捐俸入以為之故鼛鼓弗戒而版築克就君子曰魯公於為政知所重矣春秋於浚洙城防新延廐則非之於復閟宫作泮宫修御廩則善之誠由此而推其於築城置堠平易道路儲偫糇糧皆當預之以時而定之以法俾其下居平無勞苦嘆息之聲臨事無供頓顛踣之怨公之才實優為之而吾兵人之獲有休息其道端出乎此也沈君率其邑之士大夫徵余文為賀余因以前所聞於公者為告而且深有所望焉

魏貞庵蕉濟堂文集序

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名世鉅人出而宏濟蒼生潤色鴻業然而長於政事者未必工於文章工於文章者未必優於理學求其兼備無遺者不數見也當西漢之隆蕭曹丙魏號為賢相然所長者止於政事無論理學即文章且無聞焉而司馬遷相如枚皐揚雄之流又徒以文章著稱而不及施於政事其於理學則亦未能窺其萬一也所謂兼備無遺者求之古而不得乃今得之於柏

鄉魏公公稟鴻駿魁杰之才遭逢
聖朝迴翔禁近値
世祖章皇帝興治右文招延俊乂數舉
經筵命儒臣講論大義或時
巡遊南苑應制賦詩一時文學侍從之臣無不摛藻
華對揚
休命而公實歸然爲冠首其後歷諫垣躋柏府密勿論
思綱紀庶政封章數十上如請開日講頒孝經錄遺忠

闢異端諸疏皆關天下國家大計葢非
當宁知公之深不能盡用公之言以興致太平而非公
之才與公之學亦不能輔導以成至治
聖主良臣相得益彰於以調元贊化經國庇民千載一
時也
今上御極公以銓衡重望入居政府於時重熈累洽海
内晏安從容於黄扉綸閣之間得以留心述作愽游才
藝而公又邃於闗閩濂雒之旨其學以性善為本以致

知為要所輯聖學知統録及大全纂要學規彚編諸書皆足以闡繹微言紹明聖緒而以其餘閒作為詩歌則又能籠挫萬物匠心獨妙至於悲鼎湖之莫逮痛子期之云亡其忠孝氣節於君父友朋之間尤惓惓乎三致意焉所謂理學文章政事公殆兼而有之葢公之才與學具積之也有本而出之也不窮今夫江河之水灝瀚潢漾雖疏而為川注而為瀆而其源則一也公之蓄於中者停泓演迤雖試之於政見之於文而其本則一也

公之宏致遠識固非若漢之輔相醇謹樸遬者可擬而

亦豈僅如賦上林誇長楊者以翰墨為勲績詞賦為君

子而已哉公為髙邑趙忠毅公之甥忠毅與公同主

銓政世傳為美談然忠毅值黨議紛呶羣言謡詠之日

枋用未久而公之功名在日月之旁莞樞軸之任以視

忠毅其所遇之幸不幸何如也公所著詩文甚多中州

彭子士報謀之吳君冉渠楊君仲延撮其尤要者鋟板

以行盖公之學與公之才具所以開物成務者雖不盡

於此而於此亦足以見其大者焉故不揣而為之序

古文彙鈔序

古文之名何昉乎蓋後之君子論其世思以起其哀不得已而强名之者也先儒謂三代無文人春秋以降始有子產叔向用文詞為功而莊周列禦冦遂以名其家西京以下班班矣其時有古文尚書古文孝經者以六書難字為考正而已初非以其文名之也自魏晉六朝工於四六駢偶唐宋鉅儒始為黜浮崇雅之學將力挽

斯世之頹靡而軌之於正古文之名乃大行葢以自名
其文之學於古耳其於古人之曰經曰史者未敢遽以
文名之南宋後經生習科舉之業三百年來以帖括為
時文人皆趨今而去古間有援古以入今古文時文或
離或合離者病於空踈合者病於剽竊彼其所謂古文
與時文對待而言者也葢古學之亡久矣吳郡蔣新又
吾友韜仲僉憲公之孫也刻其古文彙鈔成問序於余
曰此吾祖所以教於家者也顧得一言以識勿忘余取

具目觀之則自周禮檀弓家語以下左國公穀國策三史八家之言皆在而其書不過數帙噫嘻是何其取之之博而用之之約乎夫周禮河間獻王所得與儀禮同上之秘府然儀禮有逸經三十九篇已亡而周禮冬官一篇亦闕小戴氏增損禮書曲禮檀弓以下共四十三篇馬氏又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篇第苦其錯雜故論禮者以為不如春秋三傳之為全書然漢儒多尊公穀抑左氏至東京以後始顯而國語亦輔之以行名曰春

秋外傳戰國策劉向所定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宋時再命儒臣訂定迺完夫士生於古學廢絶之後區區掇拾整齊於煨燼屋壁之餘亡者澌滅而不傳存者混淆而無次有識者咨嗟太息恨後生不見古人之大全良以此也詎肯厭遺經為難竟又從而摘裂破碎之哉三史唯孟堅為蘭臺定本史記已有闕文蔚宗所删取者謝承袁山松諸家今已莫可參訂若夫韓歐大家之文後人尊而奉之業已家呂黎而戸廬陵然君子

以為元末諸儒所為𦵏學者其於八家講求各有本原所當博稽以要其歸未可於尺幅之內規規而趨之也

益讀書之難如此蔣氏自清流公以春秋起家予交於僉憲最深知能世其家學今新又年甚少才甚高將以其學游京師而刻所鈔以無忘先志傳曰學猶殖也不殖將落新又之所殖不既多乎夫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司馬遷涉江淮探禹穴而世本楚漢春秋𦵏之以訪求而後大備京師者文人學士之所集羽翼經傳

之書在焉然則新又其繹於所已聞以進乎所未聞可也彼夫採摭脅蕞之書豈足為新又重哉余既慨世人之不悦學而新又好古又表揚其祖父之教有合於昔人讀書之大指乃因其請而叙以歸之云

龔芝麓詩序

大宗伯合肥龔先生裒其新舊所著詩手授冄徒姜子子翥曰子知吾詩者也亟圖所以廣其傳於是大行伯成吳侯方以為政餘閒揚扢風雅謀諸顧子修遠陳子

椒峰相與詮次而刻之吳中集成命其友婁東吳偉業弁簡端偉業伏而讀仰而思曰夫詩人之為道不徒以其才也有性情焉有學識焉其淺深正變之故不於斯三者考之不足以言詩之大也今以吾龔先生選詞之縟麗使事之精切遣調之雋逸取意之超詣其詩之工固已俊鶻之舉也扶摇一擊騏驥之奔也決驟千里先生之潛捜冥索出政事鞅掌之餘高咏長吟在賓客填咽之際嘗為余張樂置飲授簡各賦一章歌舞恢笑方

雜沓於前而先生涉筆已得數紙坐者未散傳誦者盈遍於遠近矣此先生之才也身為三公而修布衣之節交盡王侯而好山澤之遊故人老宿殷勤贈答北門之窶貧行道之饑渴未嘗不彷徨而慰勞也後生英儁宏奬風流考槃之窮歌形管之悅懌未嘗不流連而奬許也自伐木之道衰而黽勉有無匍匐急難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先生傾囊橐以恤窮交出氣力以援知已其惻怛貞摯見之篇什者百世而下讀之應為感動而況於

身受之若乎此先生之性情也板蕩極而楚騷乃興正始存而大雅復作以先生時世論之繇其前則慨我寤歎憂讒愍痛淪胥也繇其後則式燕以敖誦萬年洽四國也舉申旦不寐之衷與夙夜在公之道上求之於古昔内審之於平生於是運會之升降人事之變遷物候之暄凉世途之得失盡取之以融釋其心神而磨淬其術業故其爲詩也有感時侘傺之響而不攺於和平有鋪揚鴻藻之辭而無心於靡麗秦風之篇曰蒹葭蒼蒼

白露為霜士君子所以久而益堅者其砥礪必有道矣此先生之學識也余定交於先生者三十五年凡友朋之稱詩者以百數舉其最曰合肥大宗伯芝麓萊陽宋少司寇九青九青鎖闈論文江行紀勝與吾輩幾人同事於楚公暇唱酬相得甚歡適會先生謁告南還相與淋漓傾倒於白門金昌之間斯二者相知為深九青好矜慎其詩嘗追擬少陵頗能得其一二日必課五言一首與其學大有成就始肯出以示人乃不幸而以兵歿

雖其斷篇零落百不一存余每與先生言而傷之先生深心學杜晚更放而之於香山劒南其捉老諸什為尤工既手輯其全集又出餘力以博綜二百餘年之作其推揚幽隱為太過而矯時救俗以至排詆三四鉅公即其中未必自許為定論也誠有見於後人之駁難必起而吾以議論與之上下庶幾疑信往復同敝天壤而先生之於詩也可以百世然後知昔人之詩其作之者傳論之者亦傳至磨滅如九青雖相知有吾兩人無可加

其稱述惟為之撫卷追歎而已余忝少長於先生旣推服其才又熟於性情學識之有素故於論詩表而著之嗟乎先生之功於斯世甚大固無藉於詩以傳而詩之工已臻於至極余哀且懲庶幾廁名集中隨諸子之後他日有追數其交游而及之者此余從伯成之請而序之之意也不然余之言豈足為先生重哉

宋直方林屋詩草序

往余在京師與陳大樽游休沐之暇相與論詩大樽必

取直方為稱首且索余言為之序當是時大樽已成進士負盛名凡海內騷壇主盟大樽睥睨其間無所讓而獨推重直方不惜以身下之余乃以知直方之才而大樽友道為不可及也已於是天下言詩者輙首雲間而直方與大樽舒章齊名或曰陳李或曰陳宋葢不敢有所軒輊也大樽既前死舒章得一官又不究其用直方乃以名位大發聞於時既躋顯要進卿貳為天子之大臣矣後不幸蚤歿其少子舜納裒其父平生之作取首

簡屬余余俯仰四十年執友零落殆盡愛舜納之才以為直方不死而自顧頹然不勝其哀且憊矣乃撫卷三嘆而為之序曰吾讀小雅得朋友之道焉昔文武盛而伐木興周德衰而谷風作詩者所以埀教易俗而朋友故舊其厚與薄之遞降舉世之隆替係焉尚論者可不思其故乎余嘗反復於東漢之季具賢而好士莫過於蔡伯喈孔文舉伯喈之愛王粲欲舉家之書籍悉以與之伯喈沒其撰集漢事遭亂弗存仲宣不聞有所捜葺

也文舉誘掖後進賓客日盈其門已而死於曹氏最後好其文而購之者乃在魏文帝其當時故人不過習脂一慟而已葢古道之難如此詩有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士君子處於搶攘之際其生而同心死而同恤百世而下未有及山巨源之於嵇中散也今以觀吾直方何其類巨源之風乎巨源位登三事年踰八十視直方過之其詩文詞賦足以比肩知已則直方所長特優巨源弗及也惟是讀感憤之詩追忘言之契後死而結集其

文章既貴而善護其妻子則巨源之於直方千載同符不期而合吾黨之放廢僅存比於向秀阮籍之徒者如余是也能不嘆哉語曰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鼓琴直方之琴今已渢渢乎明堂清廟之響矣若以語乎孔子之憂患左徒之離騷則撫絃下指終有所哽咽而未發是編也不復存其少作詎足以盡直方而直方所以原本詩人之忠厚不忘故舊者端在乎此直方於兄弟最友愛子建以明經高隱著書嘗擬唐人數百家未就而

卒讓木為二千石於嶺表其近詩益進每郵筒寄余余雖老實籍君兄弟以不孤噫嘻此大樽所稱三宋也直方死友朋兄弟之道誰復有講求之者哉舜納工詩有儁才而年少余恐其略於舊聞故舉直方學行有關當世者著之家集葢不止於詩亦不止為宋氏已也庶幾舜納知所勉焉

孫孝若稿序

余初以制藝起家常歘然自以為不足好從諸先達考

求故實以增益其所聞見其之虞山也獲與孫子喬先生遊先生年巳六十餘常為余言少時猶及見皇甫司勳王弇州兩公云蕘先生之父三州公以能詩名海內兩公親與定交先生侍函丈聞緒論追敘其事嘆詫為不可復得余聞語亦慨然者久之當是時先生之二子恭甫居顯官而光甫與余同舉進士先生不以為榮好舉往賢之流風軼事以相諷勉余以知先生之不可及而其澤深且長也巳後十餘年恭甫之長君孝若舉進

士衮所為文若干首問叙於余孝若之為人也風流醖
藉機神警速實傾倒於余余亦心折之甚其天才之所
軼發家學之所纉承足以囊括古今貫穿經史出入古
文詩歌之間制藝乃其餘事即而求之所造固已如此
矣嗟乎今之為制藝者咸哆然有自大之心其中礿無
所得而欲以輕侮當世凌忽老成邀結黨類詆諆儕輩
以余耳目所見比比而是也夫以孝若之人才之門地
不欲沾沾於一日之名捨本業而追時好及其捉南宫

懸國門天下翕然稱之京師三公貴人無不擾孝若以為重者而亟得余之一言豈文章道誼朋友之投分固有數歟抑余之蹇拙無似齟齬於世孝若因以取之歟若謂世經多故人物凋喪雖樸陋如余者猶遺民佚老之僅存可以徵舊聞而道掌故則余且震懼不敢當而孝若固進而益請者蓋亦乃祖之風類也以是辭不獲而為之序

梅村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梅村集卷二十四至二十七

詳校官内閣中書臣陸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張虎拜

謄錄監生臣安守樂

梅村集卷二十四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序四

送胡彥遠南歸序

武林有橫山江氏兄弟隱於橫山者二十年天下言隱居善避兵者無如橫山矣已而武林亂橫山先受兵余疑焉或曰江氏固高貲有圖書玩好朋友聲酒之樂富

於居山者也余廼嘆曰江氏之及也宜哉今年春遇詩人胡彦遠於長安每酒酣詫客曰吾家在武林之河渚巒廻澗複人跡罕至烟汀霧樹視之既盡杳若萬里吾父子葺茅屋以居杜門著書不見兵革顧以貧故無以贍老親不得已走京師從故人索河北一書今將涉漳河過邢臺泝淮而南歸吾所居河渚誓不復出矣夫以彦遠之詩與其人使有山田數十畝營灌自給可以勿游既游矣即久留邸中曳裾公卿之門亦可以無困廼

彥遠自以居山久一旦來京師策禿尾驢障便面行泥淖中鬱鬱不得志發病思歸歸而便道謁西諸侯西諸侯恐無能識彥遠者其游也乃所以益其貧耳雖然吾以知彥遠居山之安也織簾砍篠緯蕭拾橡可以養生可以事親彥遠詎憂貧乎吾聞南高峰下有松仙人者不衣不食大類焦先寒貧子之流此真隱居善避兵者彥遠必知其人問之而不吾告何也他日有棄家變名橫山河渚之間莫知其處者其必彥遠也夫

送林衡者還閩序

閩為天下僻壤面山負海土風淳厚家禮樂而戶詩書人才常甲天下而石齋黄先生以道德起漳南忠孝大節光顯於朝廷而文章經術以教訓鄉里生徒榕壇之下卷舍常滿閩士之盛天下莫隆焉閩於地既僻而人才絶盛其郡舉上計試於禮部者過重山危棧涉錢塘入武林取道於吳郡而後繇江淮以達於京師故雖以石齋之賢海内望塵不及獨於吾吳則山川歷覽賓客

從游可指數而得也況其子弟都講之至於斯哉蓋是時天下太平江南文事大振如余者夙為石齋所知能推明其教故舟車之通聲氣之合有如此也自先生殉節以死余卧病海濵不與當世接遠方之士徒步而過我者亦已少矣今年興化林衡者布衣芒屩負其詩古文詞十數卷入門長揖曰吾石齋弟子也先生没吾黨抱其經書逃匿巖谷蓋與天下絶矣獨念通都廣邑之内名山大河之間人才輩出耆舊猶存今以絶意仕宦

不得復與之游則何以論道取友感發其志氣於是累
趼重繭襆被而來將由此入白門過廣陵一覩中原之
盛而恐其糧盡以返也余聞其言壯之往者在長安石
齋曾以易傳授余及豫章楊機部未及竟石齋用言事
得罪相送出都城機部慨然曰絶學當傳大賢難遇余
兩人曷棄所居官從石齋讀書鶴鳴山中十年不出余
心是其語兩人者逡廵未得去今機部後先授命余覥
顔苟活先生之學遂以失傳嗟乎吾聞之古人有辭親

遠游負笈求師三年不得見者矣有解去印綬不通官閥北面稱弟子者矣此機部與余所不能為者而衡者為之衡者行序其稿為贈所以明余之惰著衡者之勤以見閩士多賢而石齋先生之學猶存於天下也衡者名佳璣興化之莆田人為人質樸修志行詩文雅健有師法其叔父小眉公以前進士隱居著述衡者能世其家風云

贈琴者王生序

往時余兄志行好琴琴之道非心手專壹勿能工也志衍能詩文善書畫奕棋居能品又能投壺蹴踘諸戲其於琴弗肯竟學顧好與其工者游有王生者以此技進能為新聲當是時志行方貴盛賔客日十數人談論方起絲管間作行酒歌呼投盧絶叫志行分身其間詼啁抵掌以為笑樂已而王生攜其琴至撫絃布指則主人焚香啜茗正容端膝四座闃寂無人聲余於是嘆琴德之妙王生之工并以服吾志行也不數年志行官蜀之

成都闤門遇寇難以死王生者無所遇其道益以窮衣其敝衣日抱琴行道中余與當時賓客遇亂各散去無一人能收王生者蓋志行之亡六七年矣今年夏復與王生遇談志行舊事則大哭哭已為余鼓一再弄凄然以清悄然以悲聽之如見志行也昔孟嘗君廣廈邃房淫聲麗色撞鐘舞女乎其前而雍門高為之鼓琴也能使如破國亡邑之人流涕泣下今以吾志行才氣之雄交游之衆可不謂盛歟一旦骸骨破碎門户磨滅欲如

雍門所云千秋萬歲之後嬰兒豎子躑躅而歌於其墓上噫何可得哉然則王生之為此曲也其為峨眉之高乎其為瞿塘之深乎其為杜鵑之啼猿狖之吟乎其為山鬼之連蜷而偃蹇乎其為秋風之慘慄中人肌膚乎蓋坐客惜懔振悚變色而三嘆又從而歌之曰葛蔓蔓兮雨冥冥楓林黑兮陰火青望故鄉而不見語白骨乎空城顧愛子之罔托兮嗟賓御之無人則坐客無不矯首西望欷歔而於邑也抑吾又聞之琴者所以理性怡

心導情宣鬱今聆王生之操不言哀而哀得毋張急調下非中和之響耶是不然夫人心有煩寃菀結不能自達者驟聞幽眇之音愀愴之調一彈再鼓涕淚横集則仰首出氣足以釋然於胸懷且以文王之忠焉而幽囚伯奇之孝焉而譞死孔子之聖焉而見逐顔回之賢焉而早夭在深於琴者言之雖以志行之罹極禍挨之義命可以無憾况於吾輩為破國亡邑之人者耶王生推琴而起曰善遂書其語為贈王生名愍吴郡人

贈炤如師序

儒者之道與佛教同為盛衰往者唐宋大儒專斥浮圖氏而名僧大德咸出於其時蓋儒術與佛教同盛此古人所以不可及也今之為浮圖學者大率重宗而絀教其敝也黑白互異南北相訾賢人君子欲立說以勝之而其道不足以相服卒舉天下愚智盡歸之宗門可謂盛矣而名山老衲乃有末法淪墮之恨此所謂儒術敝而佛教與之同衰其可嘆也已以余所聞神宗皇帝時

士大夫以讀書講學相高吾州先達管東溟曹曾川兩先生研綜六經穿穴訓詁而又能得佛法大旨於教律論藏皆有所參究為一時緇素之所諮仰蓋唐宋之講學儒釋分而我明之講學儒釋合後來憨山蓮池諸大法師皆能融釋書傳歸之教乘未必非兩公有以發之也余生也晚於兩公不及見而曾川之婿為余外王父少時從母黨竊覵其書多至百餘卷曾川三子其季曰穀叔穀叔之子曰元孟父子為儒者能世其家學今年

夏余園居讀書元孟瓢笠叩門曰吾出家於郡城之文殊庵僧臓已十年矣此即所謂焰如師也東溟之後曰乾山手定法華疏鈔自為諸生四方講席見推為耆宿今亦出家於吳郡嗟乎余於是知兩先生之教且復盛也夫焰如乾山儒者也儒者之學通明廣達條析科儀講求微密皆歴有援證彼夫自尊其學空疎而滅裂者其說自足以勝之說足以勝之矣苟非能外死生去利欲則何以折方袍圓領者之徒而使之震奉吾教所

謂其道不足以相服蓋以此也今焰如乾山受信具修戒律勤苦專慤在疇人之中最為精進而始舉其先世之書闡揚條貫用以尊道而訓俗然則儒術敝佛教衰庶乎其有望者其在斯乎焰師年六十徵余文為壽夫浮圖氏以天地萬物為空幻年祀久遠本非所計而獨於道之盛衰不可不以身為擔荷故書是以貽之

李貞女傳序

事有不見於禮經先王不以訓世而君子稱之以其過

於制而合於道也禮於人子之養親也雞鳴而起日入而夕請席衽奉敦匜治饘飩潔瀡瀡其事至煩且勤矣而獨於女子之孝不甚著内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蓋惟恐其不如父母也婦人内夫家外父母家先王垂家法於天下故於其事父母則略言之而特舉婦德以為訓女子之嫁也父母祝而送之其得於舅姑貽父母令名不得於舅姑貽父母羞辱女子之事舅姑凡以孝父母也舍事舅姑無以孝父母乎女子二十而嫁出於

襁褓之中離於保傅之手其去施衿結帨也近矣事舅姑之日長事父母之日淺矣然則有終身不嫁以養父母者乎曰有之子之娶婦事宗廟繼後世也古之孝子有不娶以養其親者矣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以孝之之心蹈不孝之罪猶且為之而女子無是也戚后之對齊使曰北宫之女嬰兒子無恙乎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古固有不嫁之女矣而列女不書内儀不載異常之事不可以教世而訓俗是以著其實於記而沒其

文於經固未嘗不深與之也今嘉禾女子李鳳以事父不嫁父病籲天感名靈藥有鳥啣果投厥咼中飲之廼瘳年四十七以没猶以不終養其父為恨里人懼其後之軼傳也謚之曰李貞女屬余文序其事易曰女子貞不字不字其果為貞歟有聘而不字者矣既納采問名以身許人矣而夫亡斷髮務耳誓志不行此其為貞從其夫言之也今李氏之志知有吾父焉爾斯可謂之孝不可謂之貞夫女子之事夫猶人臣之事君也得吾君

而事之有死而無貳不得吾君而事之潔身守志其道亦有死而無貳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男女有别自其為女子而居室之倫已備斯可謂孝也而獨非貞歟

永愁篇序

吾友孫穉均攜九龍永愁人詩卷示予曰此龔佩潛中書之女作也中書以進士遇國難投秦淮以死惜無人表著之者有才女而復不得意用永愁名其篇昔屈原

赴湘流葬魚腹為離騷以見志百世而下復見之龔生其惓懷故國死不忘君所志同也世之言愁者莫過乎原原之死以不得乎君其時國尚存也中書則國亡矣又以所死之君遭運會之極不獲與前此死忠者同日而語夫君臣夫婦之道一也為中書女者當以其父命之不猶名之不立仰天而侘傺其為愁也大矣舍是而云永愁篇為已作也不亦末乎雖然屈原言愁而託之湘君帝子菊芳蘭秀以寓其纏綿悽惻之旨今龔女能

詩又善畫湘花湘草使見之者有感乎幽谷無人不言自芳而江潭顦顇亦可以形容而髣髴雖謂之為其父作亦可也屈原有姊云申申其詈予後人尚以之名其縣比於望帝啼鵑同其哀怨而況龔女之善愁者乎稱均其識之它日必有紀中書之事而并及其女者是為序

王石谷贈行詩序

士之負絶藝者中有神解而外與物化非至精者不能

幾也然而為之難知之亦難何以言之夫善琴者不必於其音也善奕者不必於其博也善射者不必於其鵠善御者不必於其馬也善書畫者不必於其毫素也孔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神者芒曶無形變化無端長與造物者游而髣髴其所由始吾乃目將營之足將從之若是乎其專且壹也雖有好惡利害非譽巧拙不得而入焉久之如有得也窅然若喪其故吾而忻然與其道相接如此謂之藝成藝既成居有以得於己出可以

無待於人苟或嗜我技貪我名而不窺我用志之所存雖投之以千金之璧却行擁篲而前者弗顧也以其不足乎知我也故曰為之難知之亦難海虞王子石谷者善畫其畫也無地勢而尊不蓄積而富非宿素而老處於蓬茅沮洳之間一日而傾天下遼廓乎三百年諸家之所莫及噫嘻亦異哉余問之曰子惡乎操術而至於是耶石谷曰吾行若遺坐若忘晝不食夜不寐賾探冥索以與古人相遇于微眇之中凡歷三五年而所學始

大就嗟乎石谷之於斯事也可謂治之之勤悟之之深者矣當其初起惟吾州兩王公知之既而少司農周櫟園先生知之兩王公先達盛名極意推挽而櫟園方為江右重臣手筆致問降巳折節若惟恐其不易致者石谷為之辦裝而未及發會先生用職事被案劾或止之曰此豈公論書畫時耶石谷曰公知我者不可以不往既至先生流連傾倒不自知其身之在憂患也亡何先生事解天下聞而兩賢之石谷不以先生多故而濡滯

其行先生不以失志而稍縻侍士之禮相與作歌詩紀其事嗚呼古之所謂知己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余嘗有感於莊周列禦寇之説技之工者進乎道巧之至者全乎天舉夫庖丁之刀宜僚之丸飛衛之矢匠石之斤與宋元君之畫史舐筆和墨解衣盤礴者其道相合而韓退之之論張旭草書以為喜怒窮窘憂悲愉佚怨恨思慕無聊不平皆於草書焉發之蓋書畫之道本乎性適乎情通乎天地萬物其不可端倪也如此今以王子

之有得而又與欒園遊也欒園既備嘗其平生之遭晚而深思篤好於畫將取其二十年来欹嵚磈壘可憂可愕暄凉顯晦代更乎前者託諸丹青粉繪為銷歸石谷苟得其意而奮筆追之以視夫川巖之險易煙雲之起滅草木之開落而榮悴人事變異物情顛倒皆是理也然則王子之於畫不更進而其為知已也又何如哉余既交於欒園而其識石谷也不在兩王公之後喜是編之成足以著兩人之深相知也於是乎言

鴻雪園詩集序

堯文將徃廬陵出一編示余則其在樟亭由拳流連登眺之作而溯淮入都懷人贈答居其半焉堯文之才開敏樂易於讀書能釆掇其菁華而出之以杼軸故其詩貫串三唐妍秀典麗聲律穩貼雖專門名家莫或過之余與堯文少同里長同學老而濯園連墻比屋槐栁之陰相映草堂燈火相望於池塘林木之間余樵蘇不給而堯文時出斗酒吟詩篇歌呼相應和今將舍我而遠

去余撫是編而沉吟若有不釋然者夫廬陵天下之名郡也昔者有先正文章節義著在累朝之册今干戈久息賢人君子接踵而起者流風餘習居然可見堯文過匡山涉馬當以達乎此也江山登臨賔客交游之盛收攬以滋詩箋者且盈緗溢縹膾炙天下此豈吾窮谷之叟抱甕作息帶索而行吟者能窺測其涯涘乎抑吾聞之舊國舊都望之暢然當堯文在樟亭由夆相去不過數舍今江天寥廓之外其於故園竹梧杉檜滋生而拱

把芙蕖芍藥芬郁而紛披未甞不如杜氏之四松陶家之五柳彷徨而想像也閭井日已荒親朋日已耗雖衰遲如余者閒與江右士大夫追舊游而話宿好未甞不如漢濵之老人滄浪之漁父寤寐而興懐也然則其見之於詩者又烏得而已耶他日政成垂組揭節以還鄉里余且盡出其田夫野老之作以是正於堯文得毋從而啞之曰固哉是夫之為詩也身窮才退足不出里巷何足與於此乎亦相與為一笑而已於其行也遂書之

以贈

梅村集卷二十四